

读书

留一份心意  
给书

刘恩波

读图读屏时代,读书近乎奢侈。电子阅读固然便利,但还是少了一份触摸书籍的踏实感,一种跟书卷气息打成一片的虔诚、亲密与祥和。我藏书不算多,不过也有几百册了。朝夕与之相对,即使不翻看,依旧觉得繁华满眼,浸润着浓郁的书香。

是的,留一份心意给书。这日子里就有了典籍的味道,有了心灵的一处港湾和精神的一片田园。

年轻时喜欢读诗,一年酷爱故事,最近阅史,都是一个人浏览人生方便法门。当然每一段时间,好多喜好可以兼容。现身说法,我自己就曾经在董桥、张中行,古龙、金庸和沃尔特·惠特曼、艾伦·金斯堡之间来回穿梭。

岁月留痕,离不开踏着别人的脚步走一回,阅读书籍就是见证自己不在场时别人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味,当然那里也有讽刺、戏谑和智慧本身发出的笑声。

你沿着三毛的旅程,懂得去撒哈拉沙漠是要去等候和约会一个人。你踏着林清玄的菩提系列的篇章结构,知道那里有几处安谧的地方可以盛放落寞的心。《小王子》是另一个星际空间的梦,我们谁都没去过,但我们都想去。读到维利·罗尼的《那一天》,我会想起自己童年时的许多往事,那种记忆是发酵的,内心的电流通过几个画面就接通了。有时候,翻来覆去地看木心,竟然觉得无论多么乏味的人生,目及于此,人当欢呼自己的苦中作乐。木心的书,木心的句子,是一片阿司匹林,是一剂清凉散,或者是一杯温煦的茶水。“每当有人在我耳畔轻轻甘语,过了几天,又想起轻轻甘语,我知道,不过是一个仇人来了”,这样的咂摸,也令我们咂摸无尽。

留一份心意给书,实在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想活出丰富的人生,有底蕴的人生。

好的书本就是文化的剪影、历史的索引和灵魂的写真。

读吴宓的日记,你就如同回到一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的时空里,去呼吸一代人的气息。老先生有风骨,更有风情,有仪态,更有滋味。他是浪漫的,执拗的,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,他像是贾宝玉和歌德的混血,也像是李太白和龚定庵的姻亲。那样的日记,是历史,也是心史,一人的声口,半个多世纪的留痕,关乎文化,关乎岁月,关乎家国。

沉浸于书,人就能变得相对豁达融通。前人走过的路,你不一定再走,但至少是有意味的提示和鉴戒。

游历西湖,尝有晴湖、雨湖、雪湖之说。这是欣赏的三个层次。其实这也是人生体验的三个层次,用在读书上亦然。

有的书看上去积极功利,充满正能量,就像晴天的湖,碧波万里,让人涤荡胸襟,豪情万丈。有的书读起来凉意袭人,冰肌玉骨,就像雨天的湖,那是生命的另一种风情和况味,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,阴冷之中,透视出命运的本相和岁月的苍凉。还有的书,品味其间,人就踏入了萧瑟里,走到繁华的落寞处,用亦幻亦真的眼睛看真假的人生和历史,就像雪天的湖,有些地方被覆盖住了,有些东西则裸露出原色,那黑那白,那冷那涩,那古意盎然,那气息绵长……

读什么样的书,就有什么样的人。有什么样的人,就写什么样的书,彼此之间交相渗透互相成就。但底细里还是性格、命运、气场、能量的综合发酵使然。

我读书有限,但还是有所挑选的。那书,至少满足我的一点儿心意吧。

譬如鲁迅的《野草》,于我心有大欢喜,感觉那是佛经的另一种写照,加上了现代人的生命感。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,写透人间的苍凉烟火,就如同历史风云际会间的推换推叠……无奈无辜无商量却又无碍无妨。另外,我还爱看毛泽东的字、鲁迅的字、李叔同的字、林散之的字,爱着成癖。字是另一种书,另一种人生和性格的轨迹。工作繁忙之余,修身养性之际,每每临帖,就在几位方家的线条律动游走间,寻觅着灵性和观感,气韵和血脉。

不读书无以活,活出味道来,许多时候跟阅读相关。书卷就是自己的再生之地,老去时,大概也是墓园。

半夜披衣而读,厕所款款而读,车上匆匆浏览,枕上细细品读,这是读书之道之法。人亦置身书卷,不亦快哉!

微小说

## 三鲜馅饼

段锡民

树生哥是我们鸡爪洼的名人。他是退伍兵,据说在部队时给师长当过警卫员。不过这些都不算啥,他能出名,是因为他吃过精粉面皮三鲜馅的馅饼,而且是师长送的。

最早跟人讲警卫员和馅饼的不是树生本人,是他妈。退伍的前一年,他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来探家兼找对象。当时姑娘爱嫁军人,加上他妈嘴角冒沫儿地给接连上门的媒人预测儿子的前程,还举出师长的馅饼做佐证。所以十天后树生就“闪婚”了。新娘叫李明月,这个如嫦娥一样漂亮的姑娘怀揣着随军梦成了树生嫂。

但一年后她的梦破碎,树生退伍了。不过嫦娥并没有“奔月”,因为孩子坠住了脚,树生是在儿子志军过“百岁”那天回来的。

树生退伍半年后就当了生产队队长。他在“就职演说”上详细地描述了那三鲜馅饼:精粉面皮比纸还薄,能清晰地看见馅料,肉丁、虾仁、香菇、冬天暖棚新割的韭菜,红是红,绿是绿,白是白,咬一口,满口流油,又香又脆。他立誓要让村里人都吃上这样的馅饼。他的话让在场的人都闭紧了嘴唇,防止哈喇子流出来丢人。要知道,当时只有在逢年过节每人才能分到三斤标准面粉,有谁会舍得油啊肉啊地烙馅饼?

于是树生的馅饼就在天上挂了好几年。

后来跟他一同退伍的宝林喝醉酒,吐了真言:树生只是后勤处下属单位的普通士兵,职责是做豆腐兼喂猪。至于馅饼,他说豆腐坊离首长小食堂近,能吃上一张半张的倒是有可能。

两年后,责任制了,树生成了村民组长,家里还开了豆腐坊。渐渐地村民的日子好了,大米白面成了主粮,馅饼也成了寻常食物。村民都爱吃三鲜馅,可大家很失望,馅饼没有想象中那么香脆。树生也不再提这话茬儿,只有正月“会年茶”喝了酒,才会感慨:真想再吃一顿面皮如纸薄、红是红、绿是绿的馅饼啊!

52岁那年,在孙子满月后两天,树生在省城医院查出了癌症,晚期。得知结果,他很豁达:儿子是项目经理,县城有房,媳妇称心,孙子也有了,知足了。

医生对偷着来咨询的志军说:多则半年,少则仨月,有个准备。

回到病房,志军说:爸,来省城一回,咱得吃点儿好的,想吃啥?

树生扭捏了一会儿说:馅饼。

儿子哈哈笑:龙肝凤胆没有,省城吃个馅饼还不容易?

可他想错了,找了几家,小饭店



焰不了,大酒店不伺候。好说歹说一家大店肯烙了,果然皮薄如纸,馅清晰可见,味道也不错,志军丢下100元:不用找了。

树生连吃三张馅饼:好吃好吃,

可儿子还是在他眼里捕捉到了失望的眼神。

看着爹的脸庞,儿子心里很痛。

午后,志军闯进了一家豪华大酒店。我们不做外卖,餐厅服务员说:特殊要求? 那你直接到厨房问吧。

到了厨房,年轻的厨师笑了:馅饼,还外卖,开玩笑呢,五星级啊!

多少钱都行,一张一百,两百,行吧? 志军的犟劲儿上来了。

噫! 土豪啊! 可惜,金钱在这儿不是万能的。

昨跟客人说话呢? 随着话音,门外进来一位戴白帽的人,后面还跟着一位穿西服的,厨师忙规矩地站直:厨师长好,黄总好。

小伙子,能说说不,为啥非要吃馅饼? 厨师长和蔼地问。

不是我吃,是我爸吃。志军红着眼圈讲了爹的经历、病情、遗憾,也讲了师长的馅饼。

厨师长听完,揉揉眼睛:黄总,对不起,看来我得破例做一次外卖了。

黄总笑了:志军是吧,你父亲能下床走路不?

能,早晨晚上还下楼散步呢,拦不住。志军忙说。

那好,明天中午来酒店,保证让他吃上称心的馅饼,黄总说,馅

饼只有刚出锅,面皮上迸着油花时才好吃,拎回去就皮了,我们厨师长做的馅饼是一绝,全省城数一数二……病房号告诉我,明天我派车去接。

谢谢! 志军恭敬地鞠躬。

树生终于吃上了称心的三鲜馅饼。服务员用大托盘端来整个饼铛,把迸着油花的馅饼放到他面前。他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:好!

就是这个味儿,来,志军,你也来吃,就是这个味儿,30多年了,就是这个味儿。

连吃三张饼,树生心满意足地抹抹油嘴:志军,结账。

一直站在旁边的的服务生忙说:

大伯,您别难为我,领班早吩咐过,您的所有消费免单。

为啥? 父子俩同声诧异地问。

黄总说你们是他的贵客。

服务生跟志军扶着树生走下酒店台阶,一直等待的轿车倏地滑到跟前,司机拉开车门:首长,请。

树生更诧异了:有没有搞错?

我一平头百姓,何德何能,还首长?

服务生轻声说:告诉你吧,我们厨师长当过兵,黄总也是军转创业的,他在部队时是首长呢。

树生愣了,左右膀子一晃甩开二人,转身“啪”地一个立正,挺胸收腹,面向大门,手熟练地举到了额边,“咔”地行了一个军礼!

儿子眼里滚出了泪花儿。

如今,树生坟前的小树已长到碗口粗,可在我家鸡爪洼,他还是名人。



## 君子兰 一粒粟 牵牛花

(外一则)

成向阳

雨中,二月蓝在窗外开出一片崭新领地。扭身看看身后的空盆,又想种植一些什么了……

可究竟该种一些什么呢?

一个朋友说,你种君子兰吧! 我说像我这样粗心而随便的人,怎么可能种得活君子兰呢?

朋友说,“君子兰非常好养啊。我爸爸妈妈随便养养就开得很好。我告诉你,一定要养品种好、叶面宽、颜色深的那种,简简单单,落落大方,很好看的。”

我忽然觉得她说得很对。也许养君子兰,就应该像爸爸妈妈那样宽和自在的人随便去养养,就可以开得很好了。

想起清明时回妻子的晋东北老家,在岳父的大火炕窗台上,厨房碗橱边上、红漆板箱盖上,都看到养得很好的君子兰。

岳父懒懒散散、随随便便的,甚至可以说有点儿邋遢邋遢的,却一点儿都不性急,因而也养得一手好花。他养得最好的一盆君子兰,是开在泔水桶上的一张破桌子角上。晚饭后倾倒洗碗水的时候,一扭身,就可以看到君子兰硕大而鲜艳的花朵像一个正当年的美人侧身启唇,在灯下看你。

除了君子兰,岳父还养竹节海棠、倒挂金钟、双叶牡丹、杜鹃、消毒草……院子里的一块菜地边上,还种着桃树、杏树、李子树。

岳父住的晋东北,地势高寒,虽然同属一省,但物候却大异于我所在的晋中平原。一个清楚明白的例子便是,清明当日,院子里

的杏花始开,比晋中的杏花至少要晚十多天。因为在清明前,我新居窗外的杏花已经完全凋落。

繁花落尽后,细细的枝头很瘦,很空,一棵落寞,静等着时间里的新叶姗姗到来。

看到岳父蹒跚着去一树杏花后面的鸡埘里收当日的土鸡蛋,忽然想起岳父的花艺其实是岳母培养的。那些君子兰,有的还是岳母在世时手植。而岳母辞世竟已七年了,我们刚刚捧着崭新的黄菊去她的坟上祭奠回来。

我想,若岳母尚在,可能是不会允许君子兰养在泔水桶上面的吧。虽然岳母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妇女,除了自己与春梅有关的名字,她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汉字。但我又想,若岳母泉下有知,看到岳父将她的君子兰养得这么好,应也是高兴的吧,应也是能原谅最好的那盆君子兰养在泔水桶上的吧。

但我还是不养君子兰的好。我怕自己养不到岳父那样好,而让岳母隔着一个世界对我暗自失望。

而另一个朋友说,你种一粒粟吧。我说……

我其实什么都没说,只在心底悄悄笑了一笑。我笑这样也太雅了吧。忽然又觉得,其实也不雅啊,难道要秋收万石粮吗? 而天可怜见——我只有一只空花盆啊!

而另一个朋友说,种牵牛花。

我说种牵牛花好啊,放眼一

看,满地的牛群等着你牵,一头就

要爬到你的枕头边了;而另一头等不及你,或许已穿窗翻墙,准备飞檐走壁去了!

这么说着牵牛花,不由就朝外看,原来而已停了,有两个小家伙正踩着雨水从杏树下走过来,在我的窗下敲敲打打。我就隔窗和他们叽叽喳喳说话。等话说完了,再看看空花盆,仍想不出要种点什么。

在这个已然辜负的雨天里,视线递向的春花深处,仍是迷迷茫茫一条小路,留给那洁白消瘦、舞动雨伞的孩子蹒跚去走。

一点新绿瞬即一闪,像机枪突然的点射,晃了我的眼!

那是苹果籽儿新发的嫩芽儿! 两瓣新芽儿已微微张开,中间吐出细弱游丝的一点嫩黄。那点嫩黄亦是从中分岔的,向两端微卷着,伸展的势头是向前的,试探的意思是言之不尽的。那是苹果苗对生出的另外两片细叶。

一种类似于偶然阅读而有得的巨大幸福忽然就涌上心头,要种活一棵苹果树的雄心壮志由此生焉。在世快40年了,我还从未种活过哪怕任何一棵树,而看着花盆里发芽的苹果籽儿,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种树的人了!

而它究竟会如何长高、如何抽叶,如何开花、如何克服虫害骚扰,如何从一棵芽儿长成一棵真正的树,尤其是如何结出我已许诺给妻子的苹果,对我仍然是一个几何般的谜题。

而我当然愿意,低低蹲下身子,趴到花盆前,与它一起一点一滴去时间里慢慢求证。

## 风吹故乡

(外一首)

刘健鹰

那就是仅仅的瞬间

所有的语言

就这样以一朵花的芳香

悄悄绽开了

你微笑的模样

正一点一滴

打动这平淡的时间

不经意的邂逅和遇见

哪怕一生

就这么一次就够了

足够叫我的目光

泛起波澜

潮涨潮落间

一轮红日冉冉升起

真的不敢或者不忍惊动

你的脚步淡淡远去

而又回来,一缕清香